

LIFESTYLE JOURNAL

信報
優雅生活

Lifestyle of Value Enlightenment
> 30 OCTOBER 15 > ISSUE 155
BI-WEEKLY 每周五出版



> COVER PERSON > 專訪日本殿堂級街拍攝影師

光 | 影 | 時 | 間 | 密 | 碼

森山大道

> THEME > WATCHES AND WONDERS 2015 >

《LifeStyle Journal 優雅生活》非賣品 隨10月30日《信報》附送

> COVER PERSON

思念是一種很玄的東西，如影隨行。

時間與記憶也有一種臍帶相連的感覺，彼此依依糾纏。

「與其說攝影是記錄，倒不如說攝影是記錄回憶，透過時間累積一連串過程與總結，無論拍什麼對象，都是個人回憶的投射與時間觀念。」談到攝影的本相，77歲的日本殿堂級攝影巨匠森山大道（Daido Moriyama）說起記憶、談及時間、觸及思念，在飄着細雨的中環午後侃侃而談。自喻為野狗流竄在街頭捕光捉影的森山，慣了在陌生或熟悉的街道上穿插，在口袋掏出小巧傻瓜機不停按下快門。在他看來，攝影就像呼吸般自然而必需，而他的呼吸特別急促，相機變成記錄時間的工具，抓住他與街道擦身而過的衝擊火花。不相信時間片刻變陳舊，他快門按下，全為了把情感分秒停留。

正如史坦尼斯夫斯基（K.Stanislavsky）所講：「對於藝術，情感的直覺是唯一正確的路。」森山顯然走對了一條自我的大道。

焦急

「粗糙、模糊、失焦」甚至不多看取景器的黑白照，一直是森山大道的美學標記，器材控或許會對他嗤之以鼻，甚至發出葡萄宣言：「看不懂他影什麼。」或者：「我用手機亂拍調至粗微粒不也一樣？」但更多人對森山反工具論的顛覆與誠實，如痴如醉。與他相比，吳宇森的鏡頭或許不夠隨性，王家衛的畫面也太規矩了。

森山窮一生時間去實踐的，是一種自我率性的 Body of Work。或者，引用他曾經所說：「我以一台相機作媒介，與更深一層的時空相會。」

飄飄秋雨，為中環添上一抹冷灰，恰似一幅森山式作品。走在季豐軒畫廊藏身的都爹利街煤氣燈石階，穿著Tee恤和黑色牛仔褲的森山對古跡拍興甚濃，他在石階上抽着煙又靈活躍走，甚至着工作人員不用替他打傘。他就是如此氣定神閒、從容不迫，與相機和煙圈融為一體。

曾經，森山希望世界上能有「肉眼相機」，就能讓他把所有時間發生的一切記錄。如今重溫他在香港個展的幾十張作品，彷彿跟這頭野犬一起蕩遊世界，那些黑白照變成了森山的「記憶掃描器」。

「我大概是為了能夠接受這個概念才拍這麼多照片、製作那麼多攝影集。把突然看見的一道光線、聞到氣味、聽到歌曲的一瞬間，我想把眼角的記憶碎片、心中潛在記憶列印出來，純粹的、黑墨用得很重的黑白照。」都拍了半個世紀了，如今這位天秤座老男孩仍然是純粹至上，大的照片他堅持自己躲在黑房沖曬，有時會沖出上十張以上，只挑完全滿意的一張半張出來，其餘統統撕掉。

如此看來，他的照片看似是隨機隨心所拍的雜碎，其實他只容許完美的記憶碎片留下，黑與白之間的無意識，其實有意識。森山曾經形容，「將過去與現在對照，確是超曖昧的作業，我和卡夫卡（Kafka）筆下的主角K一樣，總是焦急不已。」

面對時間與記憶，他總是憂鬱與焦慮的。





「隨著時間的轉變，曾經存在的風景，幾乎都已化在時間的陰暗處，就像枯萎殘留的花影一般，毀壞事物的片段，喚醒了我幾個記憶。」

光影時間密碼 森山大道

文：馬如風 圖：Ben Tam(人物)

神 傷

當下，一支煙的時間裏，森山憂鬱的念著一個人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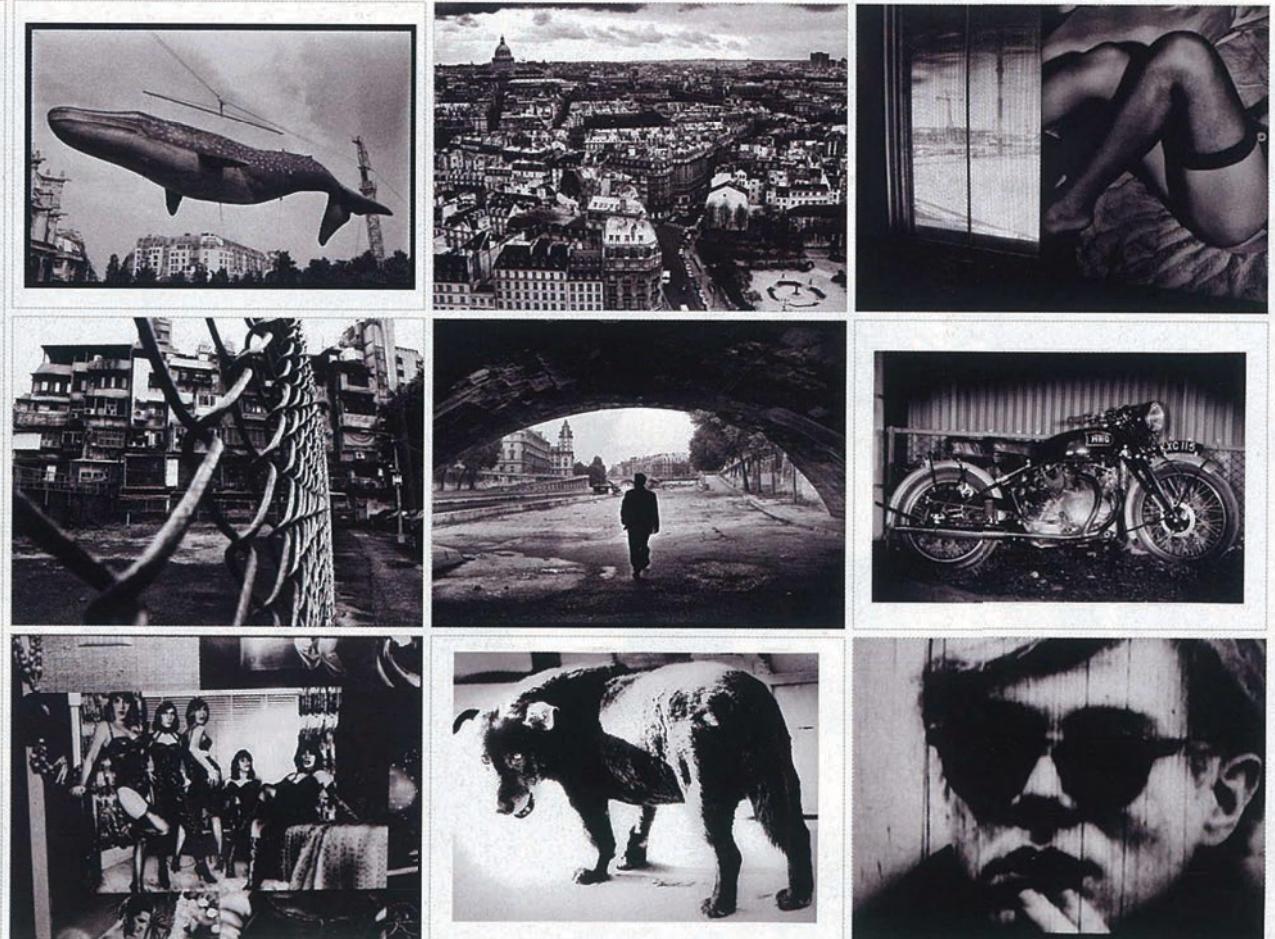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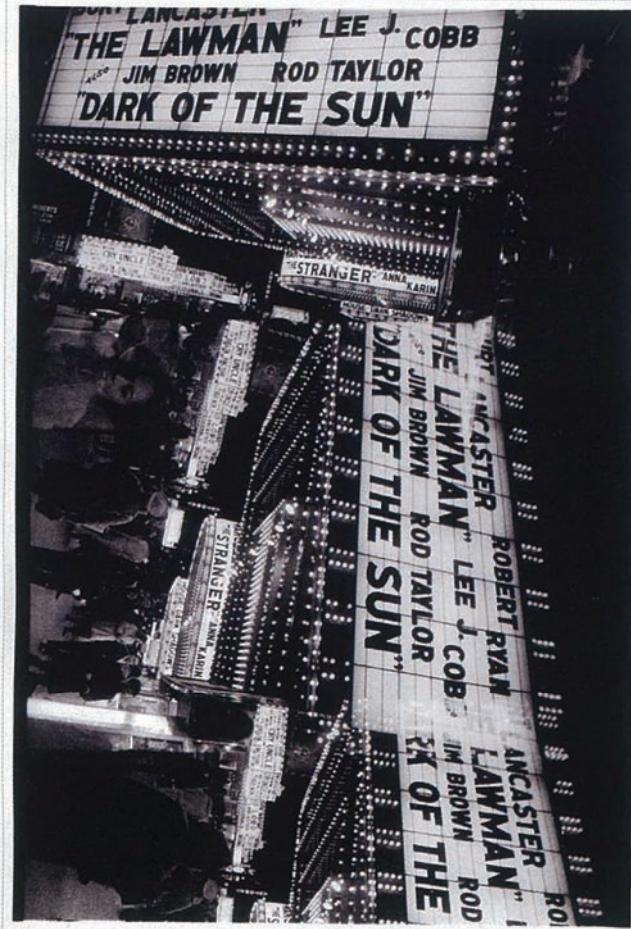
今年九月一日，被森山喻為「最愛宿敵」的中平卓馬(Takuma Nakahira)於橫濱悄然而逝，享年77歲。聊起這位「亦敵亦友」，同年的森山閃過一陣神傷，重申視這位日本攝影界另一傳奇人物為他的「好朋友」。人的「成就」，往往在你消失在世上時才會見真彰，管你家財萬貫、蜚聲國際，世界失去你的損失度值多少？上帝自然為你派彩。是低估？還是過譽？如無字書刻在你的墓誌銘。

在國際攝影界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森山，對自己的影響力又有什麼想像？「被人認識、作品引起迴響當然開心。」森山的淡然與跟他齊名的荒木經惟(Araki Nobuyoshi)所說的衝擊力，對比強烈得恰似他風格化作品。荒木曾形容森山是「新時代的開拓者」，作品影響力之大，猶如在荒木心中投下原子彈，但同時他又形容森山心細如塵。於紀錄片《near equal Moriyama Daido》當中，荒木便提到一件有關二人小故事。

話說十多年前荒木60大壽，森山應邀出席他的生日會並留守到最後。散席回家荒木收到森山所送的禮物，他打開盒子看到一個畫框，心忖一定是森山的作品。殊不知拆開看見一張版畫，看到後他震撼到語塞。荒木小時候住的地方叫三輪，已經抵擋不住時代巨輪而被拆掉，版畫主題正是那地方一家賣拖鞋的小店，已消失的大招牌和舊景都被畫家雕琢出來，森山剛好找到這幅畫，特別去裱製再送給荒木，讓他感動到流淚。

時間是全世界最公平的共通價值，上天安排陽壽，objection也是徒勞。

自言每天就像一隻狗在路上隨處排泄似的野犬森山，見盡人生無常，即將走進杖朝之年，以浪潮比喻人生。他的低潮是在近八十年代的自我否定歲月，那時他濫藥而不能自拔，「有兩年我與相機隔絕」。經歷過高潮低潮，活在當下他又如何自處？「每天像浪潮有高有低，現在不是最高峰，也不是最低沉。」



攝影對於森山大道，並非旁觀，更不是單純為了製造藝術品，而是透過切身經驗，發現世界的某些時間片段與自身生命間的某種關聯。

有批評認為森山的作品永遠都停留在一個年代，今日的照片與二十年前的並沒有太大的變化。

1971年，森山大道於青森縣所下榻的旅館門前拍下這隻流浪狗，從此流浪狗就一直在心裏跟隨着我。

美國當代藝術家Andy Warhol深深影響了我的思考及審美觀，森山坦言從Warhol身上學懂了Copy Reality。

流 浪 狗

時間製造記憶，記憶衍生價值，森山早已會意這種非物質、錢財可以交換的形而上寶物能打動人心，他的藝術語言，從來「誠實不虛偽」。

「本來所謂的記憶，就是呈現自己內心懷念的心情，而非再現個人的影像，以現在作為分水嶺，連結距離遙遠的時間點，跨越心中的領域。」

他建立前衛而富衝擊力的攝影哲學，早在1971年他於青森縣所下榻的旅館門前拍下那隻流浪狗，「從那時起，流浪狗就一直在心裏跟隨着我。」就像恐怖片的鬼上身橋段，森山從此如那頭露出傲然不屈的野犬般狂妄，在現實與理想的反差中奔馳，捕捉城市的慾望與激情。「這樣衝擊的能量越是強烈，反映在作品上也就越明顯。」

森山坦言，在街拍時，不時會浮現曾看過、拍過的影像，營造與現實重疊的虛幻感覺，喚起過去相似的幻覺記憶，甚至氣味、聲音也會勾起這樣的感覺。這時，我揭開了自己珍藏森山一本重要的攝影集《The world through my eyes》當中一頁，是一頭野豬照片，拍攝角度與形態與森山成名作野犬很相似，是學生作品？。

「哈哈，那只是湊巧。」森山揚一揚手，望着野豬照短暫的「入定」，可能又在素描幾十年前的回憶與時間定格。

森山強調，直接衝擊他大腦的事物、出人意表的邂逅，總是在街上發生，所以遊蕩是他的幾乎每天都做的事，我笑他在大街小道中悟出大道（理），名字早已劇透，他又笑笑的回：「這也是另一個湊巧。」但肯定的是，他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信徒，打從他35時，喜歡上凱魯亞克（Jack Kerouac）的書《在路上》開始。

「紐約很喜歡，自小嚮往巴黎，也鍾情墨西哥和阿根廷的小鎮。」森山雖讀書不成，但自學成材，日本文化素養根底深厚，長大後受西方文化影響尤甚，當中包括小說家Jack Kerouac和藝術家Andy Warhol等，上世紀八十年代，他甚至籌錢想去巴黎開一家畫廊。早一兩年去了三次台灣，由高雄至基隆的縱貫街拍之旅後，出版了《森山大道的台灣街拍》攝影集。森山年少時曾經響往能成為一名船員，在台灣抓拍之旅也以海港起始，站在基隆港，他腦海中卻想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博卡港（La Boca），站在維港前面，他腦海又神遊到世界哪個天涯海角？

「小時候從電影中看到香港已開始憧憬，那時香港還有很闊很長的海岸線，飛機在民居中降落，很獨特的生命色彩。」森山特別愛香港的舊區，每次來總會抽時間穿插橫街小巷，土瓜灣啦、深水埗啦，那些髒兮兮的氣息與他的搖晃失焦出奇地相襯。

動 盪

「即使原本在大路上，也會不自覺拐進小巷裏，看着街道與街道之間的縫隙，拍著照片。野狗不也是這樣嗎？一直在搜尋隱藏的小路，我是和它們類似的生物吧？」

1938年，森山出生於戰時的大阪，幼年時候因為各種原因到處流浪遷徙。當時的他，認為那是個「罪惡無限的壞時代」。「反安保鬥爭和學潮相互呼應，一致將手伸向權力……在路上、在廣場、在校園，暴動者和員警機動隊一次又一次地衝突著……另一方面，東京的夜晚卻是令人難以置信地一片燈紅酒綠，人們在物慾和酒精的海洋中醉生夢死。」在這樣一個時代，森山未像他的密友兼對手中平卓馬一樣，深深捲入到激進政治運動中去。森山坦言沒有參加任何一場政治活動，甚至有意識地避開，不斷地投奔攝影。

原創

1964年森山開始成為自由攝影師，先後當上攝影師岩宮武二及細江英公的助手，後來因為美國攝影師威廉·克萊因的作品《紐約》而受到衝擊，影響到自己的作品風格，與石內都、荒木經惟等人躋身傳奇性先鋒攝影團體。

1969年，森山獲中平卓馬邀請，為第二期《Provoke》(《挑釁》)攝影雜誌拍攝專輯，裏頭22幅時鐘酒店的裸女黑白照，讓他一鳴驚人，他的作品的確是對世界一場顛覆的挑釁，因此更被荒木捧為偶像。那些裸女究竟是誰？是森山的女友還是老相好？至今仍是個謎。然而這種近乎以第一身視野拍攝的實地艷照，那些黑色魚網絲襪的愛慾糾纏，比起法國藝術文豪如莫迪利亞尼(Amedeo Modigliani)來得赤裸，甚至比陳冠希的性愛selfie更坦蕩蕩，在攝影史上記下了重要一筆。

最近，香港還有一個集細江英公、森山大道及荒木經惟三人之愛慾攝影藝術展。從沒試過把這三個人的作品併合一起欣賞，得出的效果卻是超出想像的微妙。酷愛攝影的友人對三位攝影師的愛慾風格各自品評，一言中的。朋友認為荒木是「現在進行式」，經常邊跟女人纏綿邊拍照，所以作品激情、意淫兼模糊不清；森山則是「過去式」，往往是高潮之後才抓拍當時的虛脫、無力感和萬念俱灰；至於森山的啟蒙老師細江英公則以冷眼旁觀的姿態將情慾空間定格，作品總是有種含蓄、抽離的冷酷。

問森山捕捉色慾橫流的初衷，他推卸責任予上帝，都說「美麗有罪」。

「裸女的確是全世界最美之物，女人胴體的魅力不在乎樣貌、年紀，那是一種狀態。」我說帶森山去上海街影流鶯，他幽默地說：「荒木先生應該更感興趣吧。」

他說得甜滋滋，懶理別人看待他像好女成癮的變態大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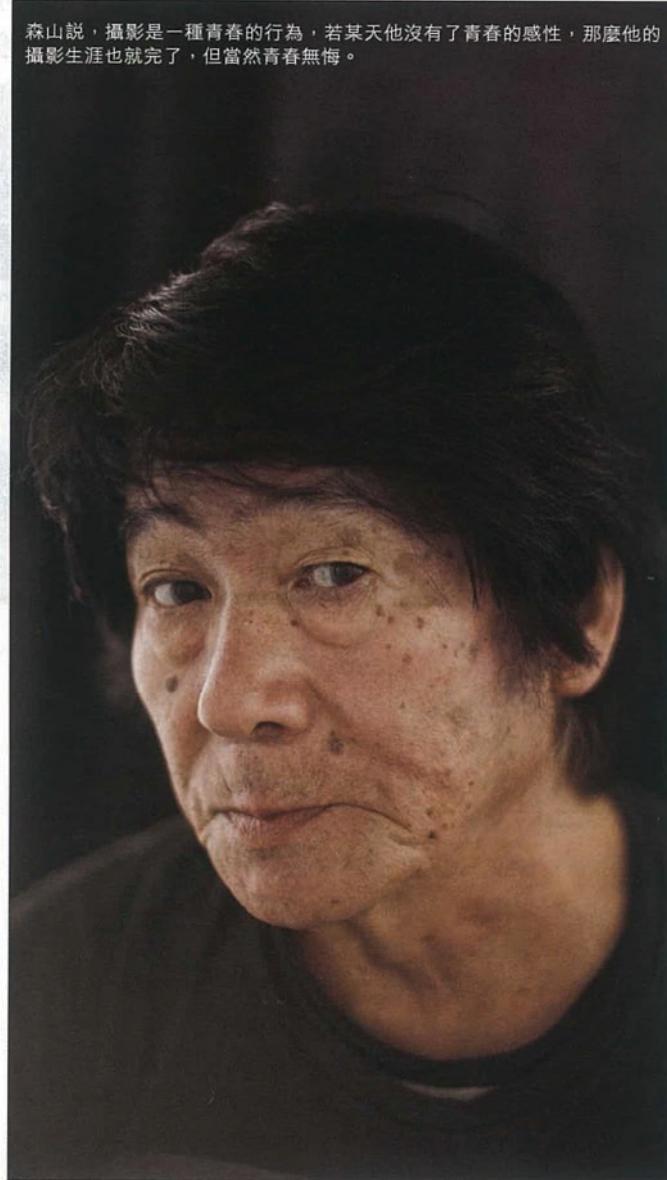
他就是如此自我，猶如他率性地以「反工具論」回應世界的僵化，當攝影界充斥不斷推崇追求好相機貴鏡頭的硬件奴隸，森山偏偏用傻瓜機表演「心眼比肉眼重要、氣度比器材價高」的森山式攝影法則，他從不讓既定概念，左右他對世界的看法，甚至鼓勵一眾iphone攝影師繼續亂拍。

「攝影沒有原創性可言，拜託別把藝術和原創掛在嘴上。只要有相機在手就能複製影像，這並非攝影師的權利，一般人拍的並不見得劣於專家，有時甚至更好。攝影界就是充斥着前進專業風氣，流失了本質，所以顯得陳腐不堪。」

在他看來，世界是多元又神秘，攝影師應捕捉那些神秘時間碎片，然後去反思相片和世界的意義，光=記憶=時間=照片=歷史=自己。攝影，某程度上變成觀自在的修煉。

晃動與脫焦成就了森山，森山的本相也是晃動與脫焦。他就是如此粗糙地細緻的個體，藉鏡頭觀看時間、荒誕、慌亂、寂寞，然後化成記憶，再問我們現今擁有的時間，將為之後的人們帶來怎樣的記憶？

森山說，攝影是一種青春的行為，若某天他沒有了青春的感性，那麼他的攝影生涯也就完了，但當然青春無悔。



專訪期間，他也坦言不欲提太多政治，但談到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，森出還是罕有地表白：「日本的確曾經對中國做了一些很過分的事。」的對日本歷史有研究的人，會說森山的作品讓人勾起日本戰後復甦的回憶。森山直認他腦裏有不少戰爭的記憶，也有影響他創作。尤其二戰後日本被美國佔領，森山印象中的日本有許多美國人，這些街頭風景，都是他創作的內容。印象頗深是森山一張日本街頭照，穿着水兵制服的幾個日本兵在街頭嬉鬧，與另一邊一對母子冷漠的背後反差極大。問森山是否想刻意營造戰爭與和平的對比影像？他又一貫的淡然。「當時沒有想那麼多，只是有股衝動按下快門。」森山的社會作品觀察細膩，難以想像它們是由一位自稱對時代、對政治完全冷感的人拍出來，那分明已是日本六七十年代動盪的時代節拍。

自言不擅詞令，無心向學的森山，一直被學校排斥，但他卻愛閱讀，從三島由紀夫、大宰治、夏目漱石到普魯斯特，閱讀胃口非常大。後來，父親辛苦為他弄到美工科的高中學位，入學前還叮囑他說：你現在只剩下繪畫這個才能了。不過森山還是愛放浪形骸，流連大阪街道看後巷風光，最終落得被勸退學的下場，沒辦法的父親替他找到一家設計公司去當助理。

1958年，當時他20出頭，父親不幸命喪車禍，他寄情工作又受

到失戀雙重打擊，把心一橫到東京一闖，轉行攝影去，那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念頭。「在攝影中，我可以排遣喪父和失戀的悲痛和寂寞。」

森山曾在自傳式紀錄片中透露第一次按快門的經歷，跟許多人一樣，用的是膠相機到處亂拍日常瑣事，森山戲謔自己到現在也是拍相同的題材。「當時用相機，接近在把玩玩具。」森山他總是把小手機圈在手腕，彷彿要讓它變成身體一部份，免得錯失想捕捉的瞬間。「傻瓜相機就可以即時抓拍，令被拍的路人少於防範。」談到小相機是他街拍恩物時，他如此解釋。



眼界·心界——森山大道個人攝影展

日期：即日至11月7日

時間：（一至六）10:00-18:30

地點：中環雪廠街20號地下季豐軒

查詢：www.kwaifunghin.com